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 第一三六四號 |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 地址：興縣四山

關於支付花料通知

去年黑豆歉收，各地公糧收到黑豆很少，如強要黑豆，群衆即須買黑豆交，但有些機關及過往牲畜吃料全要黑豆，因此引起很多困難，今後各地區村公所，可隨量準備些雜糧，如高粱、大麥等，搭配支付，各機關部隊及過往人員，不得強要黑豆，區村支給什麼即用什麼爲飼。

邊區行署財政處
軍區供給部

尋人啟事

李進星夫君

臨縣一區柳樹塔人，小名海旺，現年二十五歲，三九年參加決死四縱隊劇團，後轉延安受訓，四〇年住臨縣馮峪村，回家一遍，以後毫無音信，迄今七年多，你在那裏工作，請寄回信。如有知其下落者，請來信告知，不勝感謝。來信交臨縣一區區公所轉。

妻劉喜愛

八分區一週內 廿三萬人民重獲解放
廣大山地與平川聯成一片

（新華社呂梁八日電）自一月二十七日我軍光復太原正西九十里之古交、河口重鎮，截至二月□日解放文水，七天內，我八分區解放縣城一座、市鎮十餘、鄉村四百，拔除閻頑大小據點五十五個；至此，文水全境、交城、陽曲一部，和清（源）太（原）邊山等地區內二十三萬五千人民重見天日，由交城通至汾陽峪道河九十里之太汾公路，爲我軍全部控制，廣大山地與平川聯成一片，無數游擊隊、民兵、參戰隊推向汾河東岸，晉中平川西南方向之汾陽縣城已陷孤立。收復區城鎮與鄉村，到處歡騰，氣象一新；各級民主政府正從速進行恢復救濟工作。（宏森）

開柵人民 熱情接待子弟兵

（新華社呂梁九日電）由開柵一帶人民組成的某支隊，當擊退閻頑，日夜間進駐該鎮時，到處受到歡呼與熱情的接待。老漢老太婆們點起油燈，兒童們穿起衣服，跳下炕來，吼叫着：「我老張去！」「我老王去！」當支隊部宣佈各班仍駐八個月前所駐之院落時，戰士們的手，拉進家中，農民張老漢說：「啊呀！八個月不見，可想壞我們了！今天訴苦翻身的日子到啦！」他那憔悴的臉上，兩隻冒火的眼睛放射出無邊的仇恨，感動的戰士們齊聲安慰他：「老伯伯！勝利還在擴大，我們要準備大報仇！」（宏森）

文水市內呈現新氣象
群衆控訴奸霸開展翻身運動

（新華社呂梁八日電）解放後之文水城，大街小巷，人群擁擠，四鄉農民肩挑和大車運來各種蔬菜、肉類、花生、梨、棗，吆喊叫賣。坐在大車上的老太婆、少女，來會看久別的親友。八十餘家商號全部復業，街龍與烟廠馬老碩說：「城鄉隔絕的現象打破了，還才解放兩天，熱鬧即已空前」。教育界人士六日集會，民主政府當衆宣佈新教育方針，會上一致議決三月內全部恢復市內各中小學。市政府、各街公所正加速進行救濟工作。公安局首批釋放俘虜百餘人，他們多爲被閻錫山抓來的「國民兵」「愛鄉團」。廢除「兵農合一」暴政，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巨大標語，十分醒目，在民主政府積極扶助下，羣衆紛起控訴奸霸罪行，一個廣大澎湃的人民翻身運動，正在展開。（安森）

忻縣民兵活躍同蒲兩側
四個月殲敵二一零六名
槍雷結合屢炸搶糧閻頑

（新華社雁門十日電）活躍於同蒲兩側的忻縣民兵，從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四個月中作戰二百八十四次，爆炸一百一十八次，斃傷閻頑軍二百零六名，繳獲小砲一門、步槍八枝、擲彈筒兩個，其他彈藥器材甚多。在一個突擊週中，三個區的武幹隊，即活捉閻頑人員四人、炸毀鐵橋一座、割回電線百餘斤。一次閻軍四十師到離區村頭據點二里之遙家莊搶糧，發現地雷形跡，正提心吊膽閻着起雷，轟然一聲炸死一名、傷七名。四天後閻頑軍又到河習頭搶糧，起獲地雷一顆，帶回城裏正在大吹勝利時，地雷忽然開了花，閻軍死傷各一。民兵的「槍雷結合」，更使閻頑軍阻寒；上月二十四日，閻頑軍出擾，被我某某幹部誘入麻會附近之地雷圈內，結果炸死一個頭軍排長，四名負重傷。民兵在戰鬥中充分表現出頑強的戰鬥精神，張貴紅小隊，在某土窯被八十多個閻頑軍包圍，他們以一比八的數目，冒敵人優勢火力，抗擊達八小時，擊退敵人的反復衝鋒，於斃傷閻頑七人後安全突圍。當我軍在晉中英勇反擊中，某區武幹隊，配合民兵自衛隊在平社以南進行破擊，破壞了五里長的鐵路及電線，並炸毀橋樑六座。（王來宏、辛七毛、江濤）

枯井填屍四十餘具
一月份被害卅八人
——文水人民控訴閻頑暴行——

（新華社呂梁九日電）閻頑軍侵佔文水縣城期間，殘酷殺戮無辜人民。在北街一個高院子裏禁閉的四十多個「犯人」，在解放前兩個月，被陸續殺死了廿一個人。寶根根曾經「陪死」過，他親眼看見敵人用棉花塞住「犯人」的嘴，塞住眼，用鍘刀鍘死，丟在城西北角的枯井裏，某夜在城西北角上，一次即殺死了五個。井內已積屍四十多具。在審訊中，敵人施用了個子吊、鞭子打、捆子壓、坐老虎櫈等酷刑。某村的武二子因受刑過重，至今手腳殘廢，成終身殘廢。信賢村堡伍軍人岳挺仁是活活被木棒打死的。當我軍解放該城時，繳獲閻頑縣政府緊急處置呈報一份，僅一月份就殺戮了三十八名。文水城鄉人民對閻軍此種殘忍暴行激起高度憤恨，紛紛起來向民主政府控訴。（谷縵）

定襄城西 游擊隊猛擊閻頑

（新華社雁門十日電）二月五日，我六分區某游擊隊，在定襄城西廿里之中曹莊，與北義井閻頑保安十一團卅餘人遭遇。我當立即發動猛攻，將其擊潰，俘敵排長以下廿名，繳步槍二枝、子彈五十餘發，我無傷亡。又我六分區地方武裝一部，於上月廿九、卅兩日，配合汾孝自衛戰，在陽曲至忻城間推行破擊，計炸毀橋樑十座，收電線二十餘里，鐵軌枕木十餘果，燒毀平社參地闊段十餘座。（臨汾）

靜樂縣政府 具體解決生活困難
保障革命軍人婚姻

（新華社雁門八日電）靜樂縣政府正以大力保障革命軍人的婚姻關係。金家莊軍人段立奎之妻要離婚，經政府勸說後已介紹到紡織廠學習。婁井村軍人郭變的未婚妻，年已十九歲，因娘家供養困難，要求退婚，經調解後，由婆家供給一部份布來，娘家亦保證不再退婚。關於娘家無法供養的軍人未婚妻，政府亦規定按抗屬優待，分給土地及用代耕辦法幫助生產。對過去因生活困難和其他原因改嫁的，政府堅決幫助解決困難，勸說回來，現已有二十一個改嫁的回了原家，政府對挑撥抗屬離婚的幹部，如前二區區長賈金泉已予以處分，其誘娶的軍人妻子，亦歸還夫家。爲徹底保障革命軍人婚姻關係，縣政府已明令規定在職軍人的已、未婚妻一律不准離婚。（江濤）

教育使用歸隊老戰士
獨一團連隊工作活躍

（本報訊）在大批老戰士歸隊聲中，獨一團發生了「新班長碰到老戰士」的問題。一些老戰士愛和班長鬧離，如韓子旺過去在八連當過班長，打寧武時，鬧了小差。這次歸隊當戰士，每逢放哨即講怪話，鬧的新班長隨文俊找指導員，要求調到別班。領導上發現此問題後，當即由連部召集老戰士開會，研究這些同志的思想情緒，徵求他們對領導上的意見，發現這些同志主要是對自己的前途悲觀，如韓子旺說：「我感到自己犯了錯誤，不頂事了。」爲此，領導上除解釋鼓勵外，並放手使用他們。分配他們輪流擔任廚值日及其他工作。營部上班長課也叫他們參加，並民主討論那些同志轉變好，可以復職並提昇。此後，連裏工作大爲活躍，歸隊老戰士李實仁代理六班班長，班內一直沒有逃亡。戰士們看他有轉變，選他爲經濟及練兵委員會委員。韓子旺也非常積極，在練兵中組織四班向六班挑戰，領導本班練兵小組練習攻城投彈等。歸隊老戰士郭如小，看到連上練兵器材缺乏，即自動做了四十多枝木槍及六個刺殺靶子。

港九名流二十二人
電解放區軍民慰問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香港、九龍名流及文化界彭澤民、馮裕芳、沈志遠、黃藥眠、薩空了、張香持、千家駒、陳其瑗、雲應霖、楊伯愷等二十二人，於政協週年紀念即一月十日，致電朱總司令暨解放區人民及人民解放軍全體將士慰問。略謂：一年以來，解放區爲保衛政協精神爭取同胞之生存與國家之獨立而流血，足以振奮人心，洗雪國恥。謹對爲人民爲祖國犧牲流血之諸先烈致哀悼之意。

蔣軍暴行

（臨縣訊）蔣軍九十師四十七旅一三九團進佔午城後，大肆搶掠姦淫。該鎮十餘家商店貨物被搶後，鋪板門窗全被拆去燒火，李生琉僅有之一口鐵鍋也被搗毀。全鎮被搶去糧食一百二十餘大石，殺死牛羊猪三百五十餘頭，全鎮已有八十餘戶逃入解放區。（孫梁、命石）

馬西努論中國時局說：
蔣介石飛來飛去
證明其新進攻碰到大困難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莫斯科八日廣播：評論員馬西努論中國時局稱：國民黨已開始巨大軍事行動，魯南戰線展開激戰。國民黨企圖消滅蘇魯解放區與人民解放軍，可是國民黨軍是永遠不能實現這一目的。回憶去年夏秋兩季，國民黨也想實現這種目的，但是結果幾十萬官兵被解除了武裝，人民解放軍繳獲了大部武器，包括許多美國武器。二月二日蔣介石親赴徐州觀察，四日又到前綫視察。據外報消息，蔣介石還這樣飛來飛去，是證明國民黨軍的新進攻已遇到了重大困難。據中國民主人士消息，中國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狀況，與去年夏秋比較，是更加不利於國民黨的新進攻了。國民黨開始新進攻的前夜，想以召開「國大」、通過「憲法」、「改組政府」來欺騙社會輿論的企圖，已告破產了，以這些手段來分裂民主派聯盟削弱中共力量的打算，也遭到失敗。民主力量的聯盟，經過了艱苦的考驗，是更加團結，民主同盟從未像現在這樣堅決地起來反對反動派的陰謀詭計。據報紙消息，國民黨的新進攻，一開始就陷於不利的軍事形勢。在二月五日即國民黨在魯南開始進攻之後，中央社公佈消息，說魯西南劉伯承將軍新華四個縱隊，在徐州西南外圍，此一作戰勢態，爲國民黨軍自徐州東南而東北、人民解放軍自西北而西南，一面包圍，一面反包圍。國民黨官方通訊社發出這一消息，是說明國民黨軍的進攻形勢是並不利的。同時，文匯報及其他報紙，都載息，人民解放軍在豫東連克五城，在平漢北段沿綫展開活動，收復定縣等地。在國民黨開始新進攻時，國內軍事政治情況，使中國民主人士更有根據證明，國民黨繼續內戰之毫無前途，任何時候都沒有像現在這樣明顯。

抽取羣衆鬥爭果實 由幹部包辦合作社

交五區大部合作社鬧壞了

（交城訊）五區共有九座羣衆合作社，其中八個是幹部包辦經營的，合作社的基金都是抽取的羣衆鬥爭果實，股份也未明確規定，所以很多人還不知道自己是合作社社員。而合作社本身，組織龐大，有經理、會計、採購員、出納員等四五人，均由村幹部兼任，除和一般縣區幹部同樣供給待遇外，每月還津貼四十五斤至七十斤小米。業務上單純盈利，很少去幫助羣衆生產。如上白泉合作社，前年棉花每斤市價四百八十元，他們以五百元賣出，綫子每斤八百五十元，他們以七百五十元低價買進，而且只顧收川手下捻下的綫子，不願要紡車紡下的綫子。羣衆很不滿意，說：「合作社是吃場社」，「大家反來的貪汚果實好活了合作社的幹部」。睦聯坡合作社一開始就鬧紡織，吸收四個婦女學織布，吃穿都是自家的，學成後她們想回家自紡自織，但合作社不讓走，說是「賠養出你們來，得給合作社賺些錢才行。」所以羣衆說：「學會織布連身子也不由自己了」。經區幹部會議檢討研究後，現已開始整頓各村的合作社，根據羣衆自願把較有毛病的加以改正，幫助羣衆發展生產。

（編者按：這些用羣衆鬥爭果實開辦的合作社，即使已有基礎，並整頓改進，必須眞正是完全出於羣衆的自願，否則，必須將股金堅決退還羣衆。不好的，將原基金抽回交還羣衆。）（騰雲、張理、愛民）

靜縣南大常村

得到土地的農民 半夜就起來拾糞

（新華社靜樂九日電）靜縣南大常村實現土地改革後，各階層積極準備春耕。中農趙存智老漢半夜間起來拾糞，門前糞堆高若小丘。貧農趙五富和抗屬申來來等已拾下三十多馱糞。貧農仁義兄弟兩人分得土地後，集資買毛驢兩頭，冬天鬧運輸，春耕送糞。從閻軍中放回來的趙生亦分到四畝地，現做買賣，準備鬧下春耕底墊。現村中正熱烈地討論今年開辦水利事業。（江濤）

偏關莊窩村

男人變工送糞 婦女紡花織布

（偏關訊）城關莊窩村羣衆，在歡度春節後，已轉入緊張生產，剛過初五，各家就自找對象變工送糞，正月裏就要把全村糞土送出，每家並買下麻籽，有五六家還向城裏購買「城糞」。抗屬賈海寬分到五垧好地，但沒有畜力，他和別人變工已送出六十多馱糞，大年初一他跑到新分到的土地上看了一回，第二天就到河曲挖硫磺去了，準備賺錢買牲口擴大生產；他父親在家天天提籃拾糞。村裏的十六個婦女也開始紡織，有兩架土機織布，還計劃買一架快機，現在除送糞紡織外，已自願組織成十一個合牛組，送完糞土後，利用出牛前的空隙，全村牲口駄販硫磺，賺回草料，解決春耕困難。（李原、張維叢）

晉西南抗烈屬

曾遭閻頑殘暴迫害

（本報訊）閻佔期間，晉西南地區廣大抗烈屬遭到閻頑殘暴迫害。青年婦女逼令限期改嫁，違者即「斷絕口糧並趕出村」，年老婦女抗屬如隰縣白家溝尹鳳昌及其七十多歲的嫂嫂也被閻頑編爲「國民兵」，每年向閻頑「治村」出三石優待糧、五斤棉花、二十四丈婦女布，一年光景，尹家婆婆全家財產都掏賣光了。還沒有交夠，逼的老太太最後連棺材也賣了，交了婦女布，第二年因交不起優待糧，老太太被押到閻頑「治村」，叫她「自殺」。全村人不忍心老太太被活活逼死，才得保出來，老太太出來後沒吃沒穿，流浪到靈石大山裏討飯。隰縣康城村抗屬田辛龍，「治村」說他：「你兒是八路軍，你也是八路！」，亦把老漢圈在李家山村的豬圈裏。在閻頑這種迫害之下，很多抗屬逃命他鄉，妻離子散。近我軍解放晉西南地區後，抗屬們紛紛歸來，笑逐顏開，紛紛打聽自己的子弟或丈夫，並收拾破碎的家，準備過好光景。（魚凱）

偏關窰頭村

紡織迅速發展

給貧苦婦女貸棉花工具

（偏關訊）在集中力量建立紡織據點的方針下，兩月來窰頭自然村的紡織有重大發展，織布機由一架增加到六架，紡織戶由七戶增加到七十八戶，織布三百二十丈。去冬幹部抓住本村紡婦焦二英十個月織布賺米三石多的事實，通過冬學和各種會議上，展開廣泛的討論，使羣衆了解紡織有利；貧苦婦女缺乏棉花，領導上就給九戶貧苦農婦貸花十五斤；給一部份煤窰工人貸了三十斤，並在反貪汚款中抽出一部制了十架紡車，無代價的發給羣衆。紡織情緒大爲高漲，不少婦女要求學織布，政府借給織機八架，由三個會織布的婦女教織，現已有九個貧苦婦女能上機織布，七十八戶參加紡織，最近，在羣衆自願原則下，把紡織婦女組成六個小組，定期進行檢查，互相競賽。（孫枝貞、申鍵林）

邊區監獄檢討工作

感動犯人痛切反省錯誤

（本報訊）邊區監獄工作同志，根據民主管理，感化教育的方針檢討工作。教育股同志檢討：過去未深刻研究了解犯人的歷史及犯罪情況，因此不能有效的教育犯人，認識改正錯誤；事務門郭光來同志檢討自己「只管發米麵，人犯吃好吃不好，病與不病，與我無關」；裴思晉同志檢討替人犯賣生產品時，不管行市，只是聽上級叫賣多少，就是多少等等。大家感到這些態度都無法進一步感化人犯。在檢討中，張典獄長提出人犯有向工作人員提意見的自由。並普遍地在會議上徵求了他們對工作人員的意見，此次檢查後，工作人員作風已有不小轉變，教育股、生產股同志親自到人犯生產地點，參加他們小組學習會，感動了好多人犯痛哭流涕，反省自己的錯誤。（監獄通訊小組）

苦難的日子熬出了頭

谷曼

一日晚間，八路軍攻城的槍砲聲，猛烈的迴響在文水城邊，被禁閉在北門郭家祠堂監獄內的無辜的人民，以愉快的心情聽隨八路軍攻城的勝。往日牢裏沒有火，冷的發抖，他們蜷伏在草裏；現在他們坐起來圍成一圈，竊竊私語：「苦難的日子，就要熬出了頭」，堅信明天必然到來的勝利。看獄的閻軍許某，拿着一個手榴彈，面色十分焦急的跑進來，猙獰地說：「有要緊事情，我的命令，誰要亂跑就吃家伙。」說完就走了。驟然南關的槍砲聲緊密起來，許某又慌張的跑進祠堂說：「不許動」，一轉身又跑出去看情況。八路軍的槍砲打的愈緊，許某跑的更慌。這時南門樓下喊聲震天，只聽到街上傳來八路軍進城的消息；頃刻，監獄裏的人跳起來，狂喜的歡叫着，在長久地監牢憂鬱生活中，第一次綻出開朗的笑容。南關村農會秘書看見部隊經過祠堂大門，他焦急的直喊：「弟兄們，你們快進來吧！把咱們放出來，咱們的罪受夠了！」戰士們熱情的打開了監門，他們擁出來擁抱着戰士，歡呼道：「我們重見了天日！」他們興奮的揩乾眼淚，立即幫助部隊搬運勝利品；王永和扛了三十顆手榴彈、一枝中正式步槍，武二則揹了七十多斤白麵送到十餘里外的鄉村。

羅網難逃

宏森

民兵解決碉堡

文水攻城戰鬥激烈之際，交城三區民兵潛伏於開柵據點外圍；助理員張寶義率領的三個班，監視着南山上的閻頑大碉堡，其中所有困守的閻軍都密切注視着文水方向的動靜，焦急萬分。民兵們進行了喊話。「文水勾子軍投降啦！弟兄們，快放下武器吧！」「我們歡迎你們！保證優待你們！」對方沒有回聲。傍晚，碉堡裏那個閻軍排長李相恆企圖獨身逃走，一出碉堡便被我民兵捉住，一番安慰勸說之後，他說：「我保證叫大家都繳槍。」即帶上民兵進入碉堡。「喂，起來吧！咱們的八路軍來啦！」裝睡的閻軍都一躍而起：「我們早就等着了！」「我們是被捉來的！」一個閻軍順手從棉襖裏掏出一張紙：「看看我有這東西哩！上頭還有王縣長的戳子」。原來是一張我民主政府散發的通行證。熱烈的嘻笑中一箱子彈、五箱手榴彈、兩枝步槍、數十顆地雷、六個人全數交代過來。

敵潰繳槍

八路軍攻進文水城，二百餘閻軍，由北門逃竄而去；交城民兵分了許多小組，設伏於開柵東北而汽道沿綫。一股潰兵逃至撒甸村與窰兒頭之間，民兵們大聲喊：「站住繳械！」狼狽不堪的閻軍都順從地一個個放下了武器。崖底村民兵隊長陳狗子等四人，一下就俘虜了二十二個，繳獲兩挺機槍、七枝步槍。另一組繳得了一挺機槍、四枝步槍。

六個人空手繳砲

二日黑夜，開柵潰退之敵，沿途遭我民兵遙段伏擊，像落網之兎四處亂竄，一股爬上窰兒頭山（離開柵十里）。遭我某支隊後方機關的炊事員、飼養員等勇猛衝殺，俘虜了三十多個，並有三十多枝槍。某供給員舉着一塊石頭，十五個閻軍即束手就俘，並繳來了一門鋼砲、一挺機槍。某科一個老飼養員，以獨角牛打死一個連長，繳得一枝步槍、數顆擲彈筒彈。

工作意見

分配土地中怎樣貫澈群衆路綫

魚得江

從嵐縣分配土地中體驗到：要貫澈羣衆路綫，先要打破幹部簡單作風及不相信羣衆思想的障礙。當城裏討論分配土地時，有兩種意見：一些幹部主張：「不必羣衆自報要地，咱們已經研究好了，給羣衆宣佈一下是否同意就行了，如果由羣衆要，會發生不應分的也要，應分的不敢要，在這人多地少的情況下，就沒有辦法解決！」其中還有個別人具有不好說出口的個人打算。另外一些幹部主張：先由羣衆自報要地，他們認爲：雖經幹部調査研究，還不一定都合適，由羣衆自報要地，可能發生不應要地也要的問題，可是，只要讓羣衆討論就會得到合理解決的。兩方爭論結果，一致通過採用後一種辦法。在自報要地中曾發生這樣的事情：富農劉治明母親獻出耕餘的地後，在大會上要下十五畝土地；貧農賈先本應分三畝地，而他却要下十五畝，這樣一來，應分的土地只有七百三十六畝，結果要下九百二十六畝，這時主張由幹部分配的人就說：「知道發生問題呀！看怎辦理？」主張由羣衆要地的幹部就說：「不怕，交給羣衆研究解決吧。」羣衆首先討論應得土地的條件，有人提出：「不能給當過僞人員的分地！」但有人不同意：「有些是咱們自己人，（係指基本羣衆）被敵人利用了，他們已經有了轉變，分給他土地會繼續轉變的。」這樣當場有當過僞人員的被感動的檢討自己過去的錯誤並表示今後決心進步。有人又提出「不應給二流子分地，因爲他不勞動。」有個二流子當場向衆人表示：「我找下保人，決心改變，只要給我分地，馬上參加生產，好好拾糞。」大家一致通過，現在給他分地，等他轉變後再給地權。對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因土地缺少，大家意見分給木料、房屋等幫助他們發展工商業。抗屬崔玉明得到二十畝好地，有人說：「太多了。」另一些人搶着說：「人家在前方咱在家，多分些才公道。」有人提到某個復員軍人男女關係不好，是否給他分地？大家說：「有毛病應當教育，有功勞應該照顧。」同時羣衆一致提出對缺地的幹部也要特別照顧：「他們爲大家辦事，就誤生產，應分些好地。」（編者按：幹部眞正缺地者，可與一般羣衆一樣，分給他一份地，但不應該特別照顧多分好地。）此時，不應分地的富農劉富明也作了自我檢討，說不該提出要地。經過羣衆討論後，各自然村也做了統一比較，出榜公佈，羣衆這樣反映：「這一下分得又民主又公道。」主張由幹部分配的也感到：「這個羣衆路綫可走好了，提高了羣衆認識，發動了生產，今後的工作也好做了。」

取得了這個經驗後，又用在上明村，因未說通幹部思想，未接受了用大家討論的辦法提高羣衆的覺悟，而是把這個經驗當作上級指定的辦法，非這樣做不可。開始採用自動要地，然後又用選出代表，決定出榜公佈的辦法，而選出的代表大部又是農會、民兵幹部，代表討論分配土地時，又沒有把羣衆意見作爲根據，分配和要地相脫節，結果，羣衆還這樣反映：「要地是由咱報哩，分地是由幹部決定哩！」有個村幹部原有房住，又分得五間房；范紅紅三口人原有地卅畝，又提出要四十畝地、十五間房，後來分給他卅四畝地七間房。因爲沒有發動起羣衆來討論比較，他還覺得少了，對幹部不滿。這村土地雖然分了，但不合理的問題不少，弄得民兵不去冬訓，農會開會不到，幹部信心也降低了。

延安總部公佈
俘蔣軍將級軍官名單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延安總部公佈俘虜蔣軍將級軍官名單如下：甲，俘虜蔣軍正規軍將級軍官四十七名如下：上將一名楊澄源，晉西區總指揮。中將七名，趙錫田，整編第三師師長。黃正成，第一軍第一師師長。馬勵武，整編二十六師師長。諶守維，整編六十九師副師長。周毓英，整編五十一師師長。韓世儒，整編五十一師副師長。李正誼，五十二軍二十五師師長。少將三十九名：朱志席，整編第九十九師九十九旅旅長。梁彩林，六十五軍一八七師師長。胡琨，整編四十九師二十六旅旅長。劉光國，整編九十九師九十九旅副旅長。麥讚沖，六十五軍一八七師副師長。彭鳳德，整編九十九師參謀長。田景從，整編二十一師新七旅副旅長。黃恆仁，職務同上。金孤安，整編四十九師一○五旅副旅長。劉彥身，整編九十九師九十二旅參謀長。冼盛楷，同上副旅長。劉震信，整編六十八師一一九旅旅長。胡和東，同上參謀長。劉玉樹，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鼓藩，第一軍第一師參謀長。鄭鐵，第一軍第一師參謀主任。王仰雲，整編三十八師十七旅副旅長。楊斷明，整編四十一師一○四旅旅長。李克源，同上副旅長。胡芳珍，晉西區參謀長。張居乾，暫編四十五師副師長。段培德，五十二軍二十五師副師長。黃健剛，職務同上。王熙明，整編六十九師副師長。康金璜，同上政治主任。陳誠武，整編三十師六十七旅副旅長。王樹明，同上參謀長。謝懋權，整編七十師一四○旅旅長。李玉堂，整編五十一師一一三旅旅長。李謀主，同上副旅長。李步清，整編五十一師一一四旅旅長。王琨，同上副旅長。牛伯耕，整編二十六師參謀長。黨懋樹，整編二十六師一六九旅副旅長。孫海丞，山西專員。李公吉，五十二軍二十五師團長。佟道，五十三軍一三○師團長。張栗彝，整編六十九師參謀長。趙正戈，五十二軍二十五師團長。

乙，俘獲蔣軍偽軍將級軍官三十九名如下：上將二名：謝文東，第五集團軍總司令。李華堂，第二集團軍司令。中將八名：鄧伯康，第六路軍第一軍軍長。楊德權，第六路軍第二軍軍長。崔大綱，第六路軍第三軍軍長。陳家珍，長春城防司令。孟照武，先遣軍軍長。張雨新，先遣軍指揮官。郝毅子，先遣軍副軍長。王乃康，職務同上。少將二十九名：張東坡，新二十七軍參謀長。文興元，第六路軍第三軍師長。非慈一，同上副軍長。包貫三，同上師長。劉㲀權，先遣軍旅長。姜鳳鳴，新編二十七軍參謀處長。張鵬平，同上軍需長。王繼祥，第三縱隊司令。劉宗彥，張店指揮官。歷慕飛，第一縱隊副司令。劉林璋，十九集團軍專員。劉伯賀，第二縱隊旅長。金丁周，綏靖區副司令。劉宗顯，張店南村指揮官。孫文傑，軍長。蔡修權，軍長。劉仙鑑，十二戰區保安司令。官子成，駐綏靖山西省防第四師師長。馬守登，山東暫備第一旅副旅長。李毅民，同上旅長。秦文斗，第十二專署保安司令。鮑國金，魯南專員。寧春林，偽第二方面軍指揮官。何冠三，偽保十三縱隊司令。李德林，偽合江二縱隊旅長。張致中，山西專員。李洪藻，教導團團長。尹墨光，東北保安四支隊司令。王自琴，張鳳翔部副司令。

丙，俘獲後逃跑之將軍將級軍官四名如下：王鐵漢，四十九師師長。黃保德，六十旅旅長。王綱，第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兼魯南臺莊指揮官。曹玉珩，一六九旅旅長。

× × ×

遼東民主聯軍反擊勝利
殲滅蔣軍一個師大部
另一個師一部亦被我擊潰

（新華社東北九日電）遼東民主聯軍殲滅進犯安東省臨江地區之蔣軍一九五師大部，戰果正清查中。蔣軍五十二軍全部及新六軍一部，於本月初開始由通化一帶，分兩路向東北猛犯臨江。左路五十二軍之一九五師，於三日侵入通化東北三十公里之東西高麗城等地，民主聯軍於五日晨展開自衛反擊，激戰至黃昏，將該師殲滅過半，其師長陳林達率殘部千餘人狼狽逃回通化。右路蔣軍沿通化臨江之鐵路綫東犯，其新六軍新二十二師之一部亦已被擊潰。民主聯軍乘勝擴大戰果，於五日中午完全掌握通化東邊大門之二道江。按杜聿明曾於去年十二月中旬，以四個師之衆進犯臨江未逞，而堅持遼東敵後游擊戰之民主聯軍，則恢復了被其侵佔的大部地區。

安陽下堡村人民
改造街道頑強鬥爭

（新華社晉冀魯豫九日電）安陽下堡村，以改造街道辦法，對蔣偽展開頑強鬥爭。上月十四日，水冶鎮蔣軍配合「還鄉團」二百餘人進犯下堡，當敵進至該村時，見街口堵塞，道路變樣，到處是堅固石牆，敵不敢輕進，只停在村外二里，有些大胆的進到村裏，但亦不敢進家，正當敵進退不定時，隱蔽的民兵突然開槍射擊，蔣軍猝不及防，搶頭回竄，當即踏響地雷，偽亡數人，民兵乘勝追擊，又獲偽敵四名，羣衆毫無損失。

魯南邊沿區某村
緊張備戰中罷免壞幹部
迅速完成土地改革

（新華社山東九日電）魯南接近蔣佔區的某縣某莊，在緊張備戰中，罷免了壞幹部，迅速完成土地改革。該村工作自四四年春後，由於村幹許祝某等翻身後忘本，受地主收買，致貧苦農民未得徹底翻身。本年初，區幹部發現這一問題，立即對羣衆進行土地改革教育，提拔新積極分子冷憲德，成立土地分配委員會，七天內，收回土地一百二十九畝，場園五畝，並將全莊土地人口平均計算，每人以二畝爲標準，抽多補少，做到人人有地。羣衆獲地後，情緒極高。壞幹部祝某等不知悔悟，反威脅羣衆說：「誰敢分我的地?!」羣衆不爲所懼，在村民大會上將其罷免，選舉眞心爲羣衆服務的冷憲德。此次前綫需要給養，全村一齊動手一夜辦好一百斤白麵，送往前方。

熱河天山
大量土地分給農民

（新華社冀熱遼九日電）熱河天山縣在抗擊蔣軍土匪不斷騷擾中，完成土地改革，除少數被佔地區外，所有烏蘭哈達、保布得廟、烏蘭陽等區，已有大量土地分給農民。該縣土地改革曾幾經曲折，去年六月建立民主政權，開始發動羣衆時，地主大肆造謠，幹部也重視不夠，認爲天山地不值錢，羣衆則抱觀望態度，致使土地改革未能徹底。六月至八月初，全縣僅分配土地一百餘畝。八月中旬，該縣檢查工作時，提出解決土地問題爲中心的工作計劃，縣級幹部親身下鄉，集中區幹部力量，突擊這一工作。當時，個別區幹部仍不認眞，馬通知農會解決土地問題，或者只召集農會幹部開個會，致使烏蘭哈達區未得到徹底解決，不燒舊照、不劃地基或只分暗、不分明等現象仍相當嚴重。十月份，經過縣幹部二次檢討後，發現下述情形，打通幹部思想，進行徹底復查工作，始獲得現有成績。

啓東惠安區覆查中
團結了廣大中農

（新華社華中九日電）蘇中蔣佔區後方土地改革，進入覆查階段。啓東縣惠安區於年關前，完成土地覆查工作，使中農在土地改革中亦得到發展。如生產村覆查前，得田戶佔百分之五十，出田戶佔百分之四十三，不出又不得者佔百分之七。初次覆查，補償中農十五戶，計田二千三百步（每千步爲四畝），此次又補償中農十五戶，大部中農因租田變自田，也上昇爲得田戶，使全村得田戶佔百分之九十，出田戶僅佔百分之十。各鄉於覆查後，相繼舉行團結大會，造成農村大團結。實德部份地區，亦在緊張情況下進行覆查。

不講技術吃不開

在冀魯豫前綫搏鬥，我感全軍上下都被狂熱的充滿勝利信心的戰鬥情緒所籠罩。我請教過某部五連孫連長，道理很簡單，他說：「第一，每個戰士都知道我們打的是愛國自衛戰爭。第二，技術提高了，部隊每次打勝仗，傷亡少，繳獲多，因此部隊也愈打愈硬。」關於提高技術，他特別重視，隨時抓緊戰鬥空隙，整訓部隊。

五連原來是地方基幹隊，升爲正規軍後，第一次參加了關封戰役，當時許多戰士技術還不熟練，以致有些不必要的傷亡，以後開了一次檢討會，結論是「不講技術吃不開」。有一次，全連兩夜沒有睡覺，學習技術的熱潮展開了。接着，全連學習技術，演習夜間攻擊，拂曉衝鋒，戰士們用火炬爆破目標投彈，把豆粒放在槍口上瞄準射擊，如豆粒震掉，就證明槍法不好。一天，團裏召集開會，但部隊不見了，通訊員跑了五里路才找回來，原來他們在野外做了四百多工事，他們把做一個工事由二十六分鐘減到二分四十秒，縮減了二十三分鐘的時間，二十天以後，他們寫信給團部，要求担任主攻任務。

去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們的要求實現了，他們接受了滑縣上官村的主攻任務。敵人開動了所有的火力，但和以往演習一樣，當他們迅過木柵進到外壕，敵人尚未發覺，八九兩班迅速爬上圍牆，佔領了敵人兩座碉堡。當次戰鬥，戰士任成如七處負傷不下火綫，曹東嶺等被選爲戰鬥英雄，全連的傷亡較關封戰鬥時減少了三分之二。

現在這支百鍊成鋼的部隊，足跡踏遍了冀魯豫全境，使我在每次前綫傳來勝利消息時，不能不想起了他們。（冀魯豫通訊）

重慶特務猖狂
襲擊抗美暴行學生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據合衆社上海七日電，引大公報重慶消息稱：重慶學生舉行「反對美軍暴行宣傳運動」而在重慶近郊演出「美軍暴行一劇」時，突然有二百以上的「羣衆」，闖入襲擊，重傷學生三名，輕傷在十名以上。學生團體已向當局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懲處肇事團體。

簡訊

[illegible]務委員會：[illegible]恢復礦區工作，近特決定：一、開辦小窰，維持工人、職員及手工業者生活；二、三、發展紡織，修復全市水電；四、供給技術者，進行救濟。

國際一週
德國與中國兩大問題
成爲國際局勢的焦點

再過一個月，四強外長莫斯科會議便揭幕了，一般認爲與此次會議有關的兩大問題，近來成爲國際局勢的焦點。

首先是德國問題。倫敦外長助理會議，目前正研究各小國對德和約的意見。莫斯科會議除了將討論對德媾和約問題外，無疑將檢討波茨頓會議以來四強管制德國的情形。近來，蘇聯報紙不斷揭露西方佔領區中未履行波茨頓協定，政治上庇護納粹及軍國主義者，赦免大批戰犯，使德國民主化的工作亦未實行，經濟上軍火生產繼續進行，戰時支持侵略戰爭的托拉斯、卡特爾及其金融巨頭均未被清算，英美資本正力圖在其控制下恢復德國西部工業，暗償協定亦多未履行。此種情形，近來亦引起英美國內廣大人士的不滿，非僅左翼人士，而且自由主義份子亦然。美國進步公民協會近發表聲明譴責當局「背棄波茨頓決議」。羅斯福夫人、潑貝爾等將於下月份召集五百美國名流討論德國問題。甚至較保守人士如英保守黨議員勞氏、范西塔特以及法國急進黨領袖赫里歐等，亦對德國西部的混亂情況表示焦慮。

其次，中國問題亦爲各方所關心。美國務院於上月二十九日宣佈美國退出中國三人委員會，此舉，美國大多數報紙認爲非美國對華政策改變之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稱之僅爲「策略上及手續上之變動」，蘇聯消息報及眞理報認爲這是美國一年來「調處」失敗的結果。據塔斯社記者報導：這是因爲「美國認爲未來莫斯科外長會議可能討論一九四五年三國外長關於中國問題協議之執行問題」，恐怕屆時美國會「處於難堪的地位」，乃故作姿態，用以搪塞。美議員孟斯菲德近建議美蘇英中四國會商中國問題，英新聞紀事報亦敦促外相貝文對此採取行動。

上述兩大問題，均牽涉美國的對外政策。美擴張主義份子在此莫斯科會議前夕，正作各種外交上的策動。范登堡與杜威的代言人杜勒斯，日前叫喊恢復德國爲強大工業國，並與西歐諸國結成集團；許多共和黨議員又促馬歇爾向參衆兩院外委會報告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馬歇爾本人已聲言，保證與共和黨控制之國會「合作」，並實行所謂「兩黨外交政策」，因之，美國在行將召開的莫斯科會議將採取何種政策，已爲各方注目。不論如何，過去貝納斯的所謂「對蘇强硬政策」已證明是實行不通的，這次馬歇爾出席莫斯科會議時所面臨的困難，自不亞於貝納斯。

× × ×

批評

張培文

正月初八的晚上，四村的冬學裏，衆人敎育牛黑驢。

村裏許多人早就想批評他一頓，因爲他翻身以後，不務正，最近給村裏隊伍上磨麵，他又昧良心，掺上了許多豆麵。

人到齊了，起先讓黑驢自己反省。黑驢說：「我磨了二百三十斤麥子，掺了斗四升紅豆。我對不起八路軍。」衆人見他不老老實實反省，火頭又起來了。幾個年輕的民兵生了氣，經過隊伍上老楊同志的勸說以後，這才饒了他。接着民兵指導員、村主任、自衛隊分隊長，都批評他剛翻轉身爬起來，就忘了過去受的苦，就辜負了共產黨、新政權的幫助；說了好大一陣子，黑驢站在一邊，臉上總是不紅不黑。

農會幹事就從炕沿上站起來，面對着黑驢講道：

「黑驢！你是死過的人，又還陽的呀！可是你現在就忘了是誰救了你，你眞是個沒良心貨！

「你還該記着吧？抗戰勝利以前，日本人在東村住的時候，咱們受鬼子的欺侮，受地主的剝削，你們種着三十幾畝梁梁地，出不起錢，納不夠糧，年年受飢寒，頓頓吃不飽，因爲這，你死了爹，後來又死了娘。大人都死了，弟弟當了八路軍，沒有管你的，就學了壞。你受地主欺騙，跟着人家跑。人家敎會你吸洋烟，又敎會你串門子。祖宗留下的地留下的房，都叫你糟塌光了，等你沒有錢了以後，人家一腳把你踢出來。你該記得：前年正月裏剛過了大年，陰着天，刮着風，天氣那麼冷，你穿着個破單褲，在街上乾蹴着，沒處走，鼻涕流着，恓惶的流着淚，後來才把你叫到我熱炕上，讓你吃了糕，吃了一菜。黑驢！誰知這才剛過了一年，你就全忘啦！老實說：那時候要不是衆人動衆人留，恐怕你的[illegible]現在早不知被誰家的了！

「年時秋天，咱們向漢奸惡霸算賬，分果實的時候，村裏人們顧及你過去家裏窮受過剝削，和因爲你是個抗屬，所以給你分了好地二十四畝、房五間，要幫助你好好生產翻身發財，當時你也是下了決心的。可不是，不到六個月，你倒鬧的就不賴了：房也有，地也有，婆姨也有，不缺吃不缺穿，也能買起毛驢磨麵了。因爲你是抗屬，隊伍上請你吃飯，村裏人給你拜年。人們也都說你眞能幹，都指望你今年一年，把分下的地好好務勸起來，就能徹底翻身啦。

「誰知道你剛翻轉身，手裏有了錢，舊毛病就又犯了！前幾天人們看見你在黑只家又抽洋烟；大年初二，我查夜，去你家看了兩次，你都不在家。你婆姨說：『經常串門子，天明才回來！』

「犯了舊毛病，忘了本，給咱隊伍上磨麵，就掺上了假。你說！良心那去啦？你想想沒有共產黨和新政權，你能有今天？你做下這些事，太對不起人們，也眞對不起在隊伍上的你弟弟！

「你當上自衛隊小隊長，是村裏人們選舉出你給大家辦事的。人們是抬舉你，你到不知道高低。經常開會你不到。羣衆不翻身，你遊蕩；能夠翻身，吃水不忘掘井人，你想想：選你當上了小隊長，負到責任了沒有？……」

農會幹事的一番話，好像無數顆的針，刺在黑驢的心上。黑驢低下了頭，臉上一陣子紅，一陣子黑的：……。

最後衆人要黑驢表示態度。黑驢此時表現的樣子，是又難受又慚愧，背調是很感激的說道：「剛才講的話，一句也沒有虛說了我。我在這裏也不需多說了，以後大家看我的行動吧！再看到不務正，該怎麼辦就怎麼對吧！」

衆人又提出許多批評，他接受了大家的敎育，才完事。

兩隻鷄一封信

（街頭詩之二）

撲拉拉，
大紅公鷄一把抓，
交給你村長，
還有兩句話：
「把我兒子一封信，
送給咱們的傷病員，
燉碗湯喝補身體，
叫他們不要急來不要慌，
安心休養好，
再上前綫立功勞。」

（林朋）

我要睜開眼睛說話了

（當了二十五年的蔣軍士兵潘梓材談）

蘇光記

民國十一年我出來當了蔣介石的兵，懵懵當了二十五個年頭，十九歲的年青後生，轉眼已成爲五十一歲的老頭子了。

「啞子吃黃連」，我有苦難得說嘛！大革命的時候，咱就扛上了槍桿子。開始入伍參加了唐生智部下第四師，以後在國民革命第八軍、第十四軍、中央獨立第五師、中央第三十軍；跑地方，咱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從湖南益陽我的老家起，經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蘇、廣東、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攻打過汀泗橋，以後是連年軍閥混戰，跟上何應欽，打唐生智閻錫山馮玉祥。十七年後又跟上狗日的去江西打咱紅軍，反反覆覆打了十幾年的內戰。我潘梓材就這樣糊裏糊塗不知爲誰效了勞，被人哄騙了半輩子！

前年九月，好容易日本投降，抗戰結束了。聽說國共談判，中國和平了。阿彌陀佛，謝天謝地！這時候我們的隊伍駐在湖北鍾祥，大家都盼着該過太平年了。誰知不到三個月，又下命令要出發，「到那兒去呢？」弟兄們的心都亂紛紛地了，問連長，問排長，問副官，逢人就問，日本人投降了，中國和平了，開到那兒去呢？

官長們說：上北平，北平享福去。

北平好多路啊？

四千多里。

得走幾多天喲！

不怕，走到湖北老河口坐飛機去。

好吧，弟兄們都等着坐飛機呢。走呀，走呀，走他媽了半個月到了老河口，毬毛也沒一根，還是憑兩條腿兒跑路。最奇怪的是去北平不上平漢路，倒向西拐了，這時候當官的不說，弟兄們心裏都打着算盤。果不然，第三天頭上團長講話說：「大家想和平，不行，……我們要消滅八路軍。」可是那要曉得才走到西佐，倒被八路軍包圍了，中央軍不知道八路軍打仗的巧妙，受包圍以後，只是個亂打槍，子彈打完，包圍得更緊，就統統被繳了械，當了俘虜兵。

那時，咱想回家，難得咱們寬宏的八路軍放我回家了。可誰料到剛走到衛輝又叫三十軍抓着了！把我送到湯陰軍事隊當了伕夫。我要求回家，那還肯准。不幾日又開拔到鄭州，再搭車到陝州。咱心裏想，這番乘隴海車去了陝西，也許可以回家了吧。那知偏偏，又叫北上過黃河，這下可監視得嚴了，那個也得過河。弟兄們的心跳起來，又是見人就問，「往那兒去呀？」你猜，上官們的回答還是「上北平。」「天哪！上北平不坐火車，過黃河做甚呢？」人家說：「路叫八路軍破壞了。」「這是鬼話，誰信呢？」搞了，可是身在軍中不自由呀。到了黃河，聽天由命吧！反正自己知道，還不是上北平去的路。到了絳縣，聽說第一軍佔了這個城又佔了那個城，第三十軍總是跟着去把守的，就這樣一段一段往北挪，十一月間挪到浮山縣的井溝，又叫八路軍包圍、繳械，我同大家又作了俘虜兵。

咱不識字，在隊伍裏沒依靠，熬了十五年，還是一名大兵。只是給蔣介石賣命，受哄騙過日子了。蔣介石掌了權柄，要打內戰鬧個人獨裁，你想他，那敢當正動員弟兄，把他們使喚。

中央軍的官兒們常說：「打仗是憑天意」，我現在不信那一套了，打仗是全憑老百姓哩。你看看，八路軍駐的地方，牛羊滿圈，中央軍到處，只能看到一灘灘的鷄毛和一張張的牛皮羊皮。解放區的老百姓抬担架不用兵押，在火綫上不管八路軍負傷或中央軍負傷一起往下抬。中央軍的士兵負了傷，妄想有人理睬你！即便抓來幾付担架，一百個老百姓，起碼也要五十個士兵去押。現在咱們到處可以看見民兵，可是我們在中央軍那邊壓根兒沒聽說過什麼民兵。蔣介石的隊伍，是一個沒有湧泉的水潭，大後方抓兵抓的逼得老百姓造反了，當兵的不願內戰，老百姓不願內戰，就憑你蔣介石依靠美國的援助就可以打下去嗎？

我以前在鼓裏活着，中央軍的弟兄是聾眼瞎子，現在我要睜開眼睛要說話了。

給老藝人祝壽

夢庚

二十幾個老人集聚在壽堂裏，裏面有爲革命流過血汗的老戰士，也有勞動英雄；但大部份是剛從集寧、大同、張家口來的老藝人，大家圍在一起，一邊吃着花生、棗子；一邊談心。

霍炳如同志，今天特別高興，因爲他愛開玩笑，人們叫他「老小孩」。站起來說：「大家給我們祝壽，歡迎我們，我很高興，我是個實心人，心裏有甚就說甚。這裏首長和我一塊說說笑笑，在國軍我們那裏敢和當官的說一句話，現在我會什麼敎什麼，一點別的想法也沒有了。」

張得祿同志在燈光下照的他的鬍子頭髮更白了，集寧剛解放時，他腰裏圍着一條破麻袋，滿臉灰色，每常散戲後，他一手拿着他的胡琴，跳到台下拾着觀衆掉下的烟盒、碎紙片，點起來取暖，和乞丐一樣。現在臉上吃的胖胖的，身上穿着嶄新的棉衣，看來又年青了許多。人們都說他「拾了一條命。」他感動的站起來，眼裏含着淚說：「我的大烟在舊社會把我害死了。今天得到八路軍的改造，沒有八路軍，就沒有我今天。今年，我五十多的人了，從沒有聽說唱戲的還能祝壽！只有靠八路軍，我們才能翻身，沒甚說的，看我以後的工作吧！」

大病初癒的王得祥同志，扶着他七十多歲的母親來參加這個座談會，他老婆在[illegible]被國民黨飛機炸死了，現在就剩下他母子兩個，他也是壽翁之一。他說：「病中首長經常去看我，安慰我，在舊社會那有這種事了？母親也得到照顧，沒有八路軍我這場病一定死了，八路軍就是我的家了。」他母親雖說是七十多了，但精神還很好，聽到他兒子說話，她合不上嘴的笑着，她翻的說：「好好好八路軍！」

他們都痛恨自己沒有早來解放區。他們說：「過去舊社會裏，那些有錢有勢的官老爺們把藝人當玩笑耍，爲吃一口飯，受着百般的侮辱，今天來到解放區不但受着關切，還受尊敬，只有八路軍，我們才有今天。」

在愉快的音樂，響亮的掌聲歡迎衆壽翁們，招待員們把老人們招呼坐在壽堂當中，同志們拜壽，小同志們獻壽禮，大家獻壽禮，擺滿了台上的桌子，壽翁們注視着送給他們的禮物，愉快的笑着向大家道謝，六十多歲的王漢卿同志跑到主席身旁緊緊的握着主席的手說：「勞駕你代表我們謝謝大家，以後一定努力工作來回答大家的熱情。」

高院長給壽翁們拜壽講話之後，宣傳部靳科長代表政治部獻了許多壽禮。並勉勵老小藝人們好好作宣傳敎育工作，給人民上歷史課，爲人民服務，是很光榮的。

壽翁代表李玉安致謝詞說：「今天是我們翻身的日子，大家高興，我們更高興。……」

賀中飼養班長劉金福

周若華　孫程

劉金福是河北曲陽人，今年二十一歲，前年是閻軍的一個班長，在繁峙關連坊戰鬥中，他被解放了。現在是賀龍中學二部的飼養班長。工作閑暇時，他常與同志談起往事。他說：「在十九軍當兵時，老百姓見了我們就像遇見了瘟神，滿山滿窪地逃走了，可是遇見了八路軍，卻手拉手地拉話哩，就像一家人一樣，如今我才深深感到參加八路軍實在是一種光榮。當我編入×連時，李連長待我親切得像兄弟，有一次因爲腳腫，行軍不便，連長就親自給來了一頭驢讓我騎上。想起閻軍部隊裏，那些當官的官架子可是令人難受，那裏還會照顧我們？！爲了報答八路軍的恩，我一定要努力工作，幹到徹底！」

他現在工作很積極負責。在進步競賽中，他是一個模範同志。他會一夜起來四次，給牲口添草料，常常關懷牲口的肥瘦和健康。

在靜樂時，他曾在敵堆裏，搜尋了很多廢鐵，一連打了三十七付馬掌，一直用到今年一月才用完，節省了學校裏的牲口釘掌費共有八萬一千元。

一天下午，淘氣的黑騾突然脫韁溜跑了，班裏的人誰也不敢捉，可是劉金福同志却不顧一切地追趕上去，不提防，被騾子在胸口踢了一腳，騾子乘機又跑了。劉金福還埋怨自己連騾子都捉不住，還幹什麼工作？於是咬着牙，忍着痛又繼續追趕，一連追了一里多遠，才將騾子的耳朵抓住。回來時天已昏暗。

一次班裏的同志拉炭去了，沒有按時回家，他怕出了意外，急得心發慌，匆匆地走到外面去探望，走了很遠才發現車子陷入冰窟，趕車的兩個同志都弄疲乏了，蹲在岸邊不動手。劉金福看見這情形，就連鞋帶襪地跳進河裏推動着車子，車夫劉志也跟着跳進河裏，這才將車子拉了起來。回家後，他發現牲口的背上已擦破了皮，於是就趕快敷上藥，夜晚起來又給牲口背上蓋上氈子，爲了怕牲口中風傷背，在他小心的照顧下，十幾匹牲口全長得肥肥的。

劉金福對全班的領導，很能得到同志的擁護。因爲他凡事都能以身作則，勤勞工作；又能團結和敎育同志。全班飼養員在他的幫助敎育下，都變得很負責任，工作積極了。

晉中平川民謠

（一）

勾子軍出城搶糧，
民兵自動抵抗，
八路軍去了嚇得投降，
老百姓才得了解放。

（二）

勾子軍出城抓兵，
老百姓到處亂跑，
八路軍去了嚇得回城，
老百姓才能安心。

（孟樞記）